

动力心理学鼻祖荣格历经20年探索写就的一部巅峰之作

心理大师
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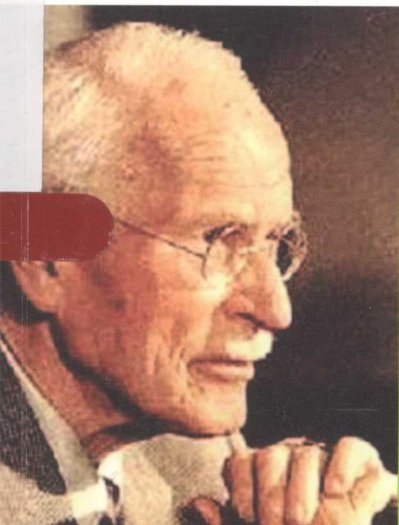
荣格动力心理学经典

心理的类型

PSYCHOLOGICAL TYPES

(上)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王秋洁 编译



内倾型和外倾型性格，造就迥然不同的个体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的哲学依据
独特的界定与阐述，堪称荣格思想的缩影。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013064109

B84-065

114

V1

荣格动力心理学经典

心理的类型

PSYCHOLOGICAL TYPES

(上)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王秋洁 编译



北航

C166515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B84-065

114

V1

01308103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理的类型 : 全 2 册 / (瑞士) 荣格 (Jung, C. G.) 著; 王秋洁编译.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8

(心理大师手泽)

ISBN 978-7-5640-7757-0

I. ①心… II. ①荣… ②王… III. ①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488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31

字 数 / 358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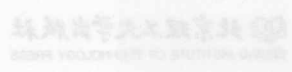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刘 娟

文案编辑 / 刘 娟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第一版前言**

这本书是我在实用心理学领域工作 20 年来的全部总结。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同时这本书也是我在治疗无数精神病和神经病方面的经验结晶。书中包含了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交往的细节。因此，它也是我本人与朋友和仇敌打交道的一个记录。最后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它使我对自我心理特征的批判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不想用庞杂的资料来增加读者的负担。但是，我有责任用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从历史和专业的角度把这些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理念联系起来。

我这样做并非是出于什么历史使命感，只是想把一个医学专家的经验带出狭窄的专业范围，使它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心理学的外行人也能够将心理学领域这一专门的经验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如果我不坚信本书所表达的心理学观点具有广泛的意义和用途，如果我不相信把这门科学引入生活实际要比使它囿于专业的科学假设中更好，那么我是绝不敢斗胆进行这种拓展的。况且，这样做还有可能被人们误解为侵占到其他领域去了。

从这一目的出发，我在书中非常有节制地将心理学领域中几位

著名大家的思想做了比较，而将那些狭隘地论及我们话题的内容略去不谈，否则，如果我费了好大气力把所有相关材料和观点按照要求进行编排归类，那么，当这样的编排目录完成后，这些材料对我们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反倒不会有更大的贡献。所以，我毫不遗憾地省略了我在多年的研究中收集起来的许多资料，从而尽可能地把精力集中在主要的论点上。

不过，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有一些曾给过我巨大帮助和最有价值的文献得到了利用，这就是我与住在巴塞尔的朋友——汉斯·斯切米德（Hans Schmid）博士——就心理类型问题进行切磋的大批往来信件。通过这些信件的思想交流，我收获很多。

所以，我心存感激地将这些信件中的大部分做了一定的调整，把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写进了我的著作。这些通信实际上属于一个准备阶段，它的内容有些凌乱，但是，还是亏了我这位朋友，我才得以写成这本书，在此谨向他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C·G·荣格

于苏黎世 库斯纳契

1920年春

●●●● 导 言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两种思想体系，他们也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代表。很久以来，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两种心理类型就在各种伪装的掩饰下相互对峙着。尤其突出的是，整个中世纪时期，人类思想都被这一冲突搞得四分五裂，这种现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冲突甚至构成了基督教历史的最基本内容，尽管这其中的各种说法不同，但在本质上，我们所谈论的仍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从基督徒深不可测的灵魂中窥探到热情而神秘的柏拉图式性格，并从中领略到基督教的观念和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象征物。而实用有序的亚里士多德式性格则从这些观念和象征物中建立起坚固的体系，即一种教义和一种崇拜对象。教会当中最终包含了这两种性格——一种性格体现在牧师身上，另一种性格却在修道院中比比皆是。两者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冲突。

——摘自 H·海涅《论德意志》第一章

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实际工作中，我很久以来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心理现象中，不但存在着个体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类型

的不同，在我看来，有两种类型表现得十分明显，我把它们称为内倾型和外倾型。

我们在思考人类历史时，会发现：对有些个体来说，他的命运受制于他所感兴趣的客体，而另外一些个体的命运却受制于他自己内在的本性，受制于他本身的主体。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个体总是在自身的心理类型的影响下，来了解周围世界。

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主要是为了防止以后可能出现的误会。正如人们已经了解的那样——不同的心理类型会影响人们对外界的观察取向，这一状况极大地增加了对心理类型进行总体描述的困难。如果我希望得到人们的公正理解，那么我就必须积极地考虑读者的立场。如果每一位读者本人都知道了他自己属于哪一类心理类型，情况就变得简单多了。但是，要发现一个个体到底属于哪一类型却是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他本人处于定性不清之时更是如此。因此，这种主观判断的模糊即使不会永续存在，也会成为当下常见的情形。因为在每一种显著的心理类型中，都存在一种特殊的、为这一类型的单一性进行补偿的倾向，这种倾向从生物学上看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权宜之计，补偿的意义是帮助个体努力维持心理的平衡。因为有了补偿的参与，个体心理当中，从属的性格或类型就出现了，它们使得个体的心理类型极其难以辨认。确实，它们是如此的难以辨认，以至于我们甚至倾向于否认一般类型的存在，而只相信个体的差异了。

为了给我之后的叙述提供充分的根据，我必须对上面的问题加以强调，因为它可能显示出，似乎一种最为简单的方法却能够描述两种具体的情况。并且，还对它们进行逐一的分析，但是每一个体都有两种机制——即内倾和外倾的机制。而且，只有其中的某一种机制相对占据优势时，我们才能确定个体的心理类型。所以，为了使其心理类型的图像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人不得不以相当充沛的精力来修饰它。

由此，这种图像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变成一种道貌岸然的欺骗。并且，人类的心理反应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我的描述能力确实难以为它提供绝对正确的图像。

因此，我只能展示自己从大量观察事实中抽取出来的原则。在这当中不存在修饰或随意演绎的问题，它们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以及理解力和洞察力基础上抽取出来的一些原则。我希望这种洞察不仅对分析心理学的困境，而且对其他科学领域的困境，尤其是对人类存在的个体相互关系间的困境起到一种解释和说明的作用。因为这种困境总是导致并且还在继续导致人与人的误解和分歧，这种洞察解释了为什么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类型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早就为人所熟知的事实：一个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显现在人性观察家面前的事实，一个为冥思苦想的思想所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事实。例如，在歌德（Goethe）那里，它就有意识地呈现为心脏扩张（即外倾扩张）和心脏收缩（即内敛）这个无所不包的原则。内倾和外倾的机制被赋予了各种名称和形式，这些名称和形式极其不同，并且通常只符合个别观察家的观点。尽管这些形式千差万别，但共同的基础或者基本的观念却不时闪现其中。

在一种情况下，个体的观察取向朝向客体；在另一种情况下，个体的观察取向脱离客体朝向相反的方向，即朝向主体和主体的心理过程。在前一种情况下，客体就像一块磁铁作用于主体的观察倾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决定主体的一种巨大引力。

它甚至使主体自我疏远，在被客体同化的程度上，主体的本质特征将受到非常巨大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设想，客体对于主体来说，具有一种极端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绝对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最终彻底地否定自己而完全依赖客体。

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主体成了所有取向的中心。甚至可以说，似乎所有生命能量最终都在寻找主体，因而所有生命能量对客体的强

烈影响都有一种永久的排斥，似乎它们都从客体那里毫不留恋地流走，而主体则是一块强有力的磁铁，会把客体整个地吸引过来。

要想用一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方式来描绘个体的观察取向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事实上，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即很容易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公式化说明，而这一结果只会制造更多的混乱。相当普遍的是，一个人如果是内倾型心理类型，那么他在观察周围世界时所持的观点常常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自身（self）和主观的心理过程置于客体和客观过程之上，或者丝毫不顾客体的情况，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一态度给予主体的价值要比客体高得多，而客体总是获得较低的评价，处于从属的地位。有时，客体甚至只是表现为主观内容的一种外在客观标记，换言之，就是一种个体主观观念的外在体现。而且，在这种体现中，观念是最基本的因素，或者，它只是一种情感、一种态度的对象，在这里，情感体验并非作为它本身个性中的对象，而是主要的东西。相反，外倾型心理类型中，个体的态度是把主体完全置于客体之下，由此，客体获得了绝对的优势。主体总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主观过程在客观事件中常常只表现为一种干扰或是多余的累赘。很明显，从这些对立观点中产生出来的心理现象必须被区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个体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另一种却是个体从客观事件的角度看待周围一切。

这两种对立态度来自两种对立的心理机制——向外扩张的心理类型会四处出击，捕捉客体；而内敛的心理类型却着眼于从捕捉的客体身上收集和释放能量。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两种表现其自然生命节律的机制——这种节奏被歌德用心脏扩张和收缩的生理学概念生动地比喻描摹出来了。这两种心理活动所形成的有节奏的交替与正常生命的过程相对应。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复杂的外界条件以及更为复杂的

个体心理性格都不允许个体的心理活动完全不受干扰地、畅通无阻地进行。外界条件和个体的性格倾向经常使个体的心理活动偏向于某一种机制，限制或阻碍另一种机制。由此，一种机制就自然会上升为绝对的优势，这一状况一旦长期稳定下来，那么一种心理类型就产生了，换句话说，一种习惯性的态度就产生了，一种机制就会永久地在个体的心理活动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当然，其他类型的机制并不是完全遭到压抑，它仍然是个体心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事实上，人类心理类型中绝不会产生一个纯粹的类型，即个体完全被一种心理机制所占据而其他心理机制却衰竭得一丝痕迹也没有。一种心理类型，仅仅意味着某种机制相应地占据了优势而已。

随着内倾和外倾观念的具体化，区分这两类心理类型个体的时机便到来了。但是，这种划分是非常肤浅和笼统的，它不过是作了一个粗线条的区分。只要对这两类个体的心理作一次准确的调查，我们就会立即发现，即使在同一心理类型的个体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如果我们想确定某一群体的个体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差异，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做深入的研究。我的经验告诉我，个体可以被大致地区分开来，这不仅是根据外倾型和内倾型的普遍差异，而且根据个体的基本心理功能。外部条件和个体的内在性格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外倾或内倾的绝对优势，它们也会在个体中促使某种确定的心理功能占据统治地位。心理功能，是有别于其他任何功能的，心理功能中的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都作为基本功能而存在着。如果其中一种功能持续地发展下去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相应的心理类型就产生了。这些类型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根据上面提到的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不同而归属到内倾型或外倾型的心理类型当中。

在讨论内倾和外倾两种心理类型时，我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进行区分，而是把思维型与内倾型等同起来，把情感型与外倾型等同

起来。但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细致考察后，我发现这种等同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为了避免误解，我请求读者记住我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区别。

为了保证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真正获得澄清，我特意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我所定义的心理学概念的含义。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思想史中的心理类型问题

THE PROBLEM OF TYPES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HOUGHT / 001

第二章 席勒的类型学

SCHILLER'S IDEAS ON THE TYPE PROBLEM / 063

第三章 太阳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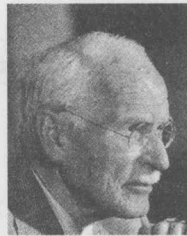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 125

第四章 人类性格区分中的类型问题

THE TYPE PROBLEM IN HUMAN CHARACTER / 137

第五章 卡尔·斯比特勒的《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诗集中的 性格类型

THE TYPE PROBLEM IN POETRY / 155



第一章

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思想史中的心理类型问题

THE PROBLEM OF TYPES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HOUGHT



Psychological

T y p e s

第一章 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思想史中的心理类型问题 ●●●●

THE PROBLEM OF TYPES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HOUGHT

第一节 古典时期的心理学：诺斯替教、特尔图良和奥瑞金

自从有世界历史以来，心理学就一直相伴相生。但是，客观心理学却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在早期科学中，因为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客观心理学的发展受到了遏制。因此，古代学者的著作中虽然充斥着心理学，但这些内容几乎没有一点与客观心理学有关。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人们之间人际关系的限制造成的。古典时期，多数人认为（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自己的同胞只具有生物学价值。这种情况在古代的司法和民众的生活习惯中随处可见。

到了中世纪时期，人们对同胞的评价则完全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这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可以看成是对古典时期个体价值判断的一种补偿，但这种评价与生物学价值的评价一样有害无益。而如何评价个体价值又是客观心理学的重要基础。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心理学是很权威性的东西，但是，今天的我们都深信，客观心理学毕竟要以观察和实践为基础，倘若可能的话，这一基础应是很理想的。但是科学的

目的并不在于对事实进行最精确的描述——科学在这方面不能与电影和摄影媲美——它只能在发现规律的过程中来达到它的目的，而规律只是对多样而且相互联系着的过程的简单表现。

我们能看见色彩，但是却看不见波长。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心理学中被看得如此重要，其他任何领域都无法比拟。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早在观察行为当中就开始产生影响了。举例来说，我们只能看见我们自己所最易见到的东西。因而，我们最先的举动是薄于责己而厚于责人。毫无疑问，别人的小毛病确实存在，但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大缺陷也真实不虚，并且——它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我们的视野和视角，基于此，我对所谓客观心理学中的“纯粹观察”一说表示怀疑。真要做到“纯粹观察”，除非我们完全把自己局限在测时器中，或局限于测力器及诸如此类的“心理学”器械上。凭借这种方法，一个人也许可以避免自己的主观意识在心理学研究中造成的尴尬。

但是在各种观察的表现或交流之中，个人的心理倾向却更为重要，也就更不消说对经验材料的阐释和概括了！正如我们常常强调的那样，心理学中的最基本要求是：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使观察家和研究者恰如其分地关注他的客体，也就是说他既要主观地看待客体，更要客观地看待客体。那种“使他只是客观地看待问题”的要求纯粹是一派胡言，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主观的观察和解释与心理学对象在客观上达到吻合，有一个前提：客观事实不再被主观地看作是具有普世性的特点，而是将客观事实放在具体的条件下进行思考，只有这样，我们说主、客观的吻合才具有意义，客观事实才能成为研究的依据。

重新认识和认真考虑一般知识的主观局限和特殊心理知识的主观局限，对于科学精确地评价一种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当这种心理状态完全不同于观察主体的心理状态时，这一条件就尤为重要。只有当观察者完全了解自身的个性情况和本质时，这一基本条件才算具备。但是，只有当他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摆脱了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的强大影响，并因此获得了对他自己的清晰概念时，他才可

能完全了解他自己。

我们越是回溯历史，就越能清楚地看到个性湮没在集体主义的包围之下。而且，如果我们直接地追溯到原始心理学，我们绝对找不到丝毫个体观念的痕迹。我们发现的只是集体的关系，或“神秘参与”，而不是个性。集体的倾向阻止了我们对不同主体的心理进行了解和评价的工作，因为具有集体倾向的头脑完全不能凭借其他任何方式来进行思考和感觉。我们理解为“个体”概念的东西只是我们在人类思维和人类文化的历史研究中新近获得的一种产物。因此，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中，那种至高无上的集体倾向几乎完全阻止了对个体差异的客观心理评价，并且禁止把个体的心理过程作为普遍、科学的研究对象。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学研究思维的缺乏，知识变成了“用心理学解释”的东西。换句话说，被冠以反思的心理学名称而显耀于世。这类例子可以从当时的人们运用哲学观点来解释宇宙的企图中看个一清二楚。个性的发展以及人类心理的最终分化与科学的客观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上述这些思考能够解释客观心理学的源泉为何如此枯竭，以至于从古代流传到我们手上的材料是如此之少。古代研究者所提出的关于四种气质类型的描绘很难说是心理类型的划分，因为这些气质并没有超出心理—生理趋向的范畴。但是这些材料的缺乏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描述这种心理对立的古代文化中去寻找线索。

诺斯替教哲学建立了三种类型，它们与三种基本的心理功能，即思维、情感和感觉相对应。诺斯替教哲学中的圣灵与感觉相对应，这一教派对心灵的低估与诺斯替教的精神相吻合，这一教派的宗教精神坚信知识的价值，这正好与基督教相反。基督教关于博爱和忠诚的原则是排斥知识的。因此，如果一位圣灵主义者因为拥有诺斯替教的财富即知识而自我感觉身世显赫的话，那么，他在基督教那里则会因此而导致自我价值的崩溃。

当我们考虑到很早以来，教会就对诺斯替教教义展开了一场漫长

而险恶的攻击时，我们会记起人类心理类型中存在的差异。毫无疑问，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一个理智的人屈从于他的攻击本能而卷入雄辩的论战时，他就几乎无法获得他自己的东西。这种“正统的信仰”太狭隘，丝毫不允许个体独立活动。更为过分的是，它十分缺乏理智。它所包含的几种观念，尽管有巨大的实用价值，但对于理性的思想来说都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障碍。理智者比情感型的人更多地受到“献身于理智”的影响。所以，不难理解，从我们当前理智的发展来看，诺斯替教派中广泛存在的、优越的理性不仅没有丧失，而且还确实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价值。这一事实肯定最大限度地基督教内部引起了对理智的呼唤。

在理智者看来，这是一种世界的诱惑。尤其是幻影说，它竭力争辩基督教只拥有一个形同虚设的主体，这一观点认为，基督教在人世的存在和激情都仅仅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这种观点给教会招致了许多麻烦。

在争辩中，纯粹的理智者以牺牲人类情感为代价而换来了他们的显赫地位。这场针对诺斯替教的争辩以两个极有影响力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特尔图良（Tertullian）和奥瑞金（Origen），他们不仅仅是以教会的圣父形象，而且是作为人的人格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尔图良（Tertullian）和奥瑞金大约生活在公元2世纪末。舒尔茨（Schultz）是这样评价他们的：

一个位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地吸收各种养分，并把这些养分与他的本性完全同化起来，而另一个却固执地一再拒绝这些营养，对每一种外部表现都坚决地回绝。因而他们在本质上是対立的。这两位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哲学观点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即：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中，他们在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宗教活动中如何看待圣灵的地位。

——《诺斯替教》的历史文献